

# 小说《穆斯林的葬礼》中的叙事研究

文 / 贾文楠，张志刚

回族女性作家霍达的《穆斯林的葬礼》作品一经问世，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响，历经岁月之考验，在中国民族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并荣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。许多学者从历史、政治、伦理、宗教和人性等方面探讨小说中人物的悲惨命运，引发人们的思考。近年来，人们对小说的悲剧性和人物形象等异常关注，但鲜有人能从作者运用的叙事手法的视角对其展开研究。本文借鉴叙事学理论，从叙事时间、叙事结构、隐喻式叙事三个方面对小说进行分析，探索《穆斯林的葬礼》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及深刻的主题内涵。

## 一、叙事时间

小说以“月梦”开篇，出现了中年女人、清真寺院“邦克”楼等意象，对于伊斯兰教同中国的渊源做了交代。而后就是四合院的出现，末章是“月魂”，与序章首尾呼应。那座四合院的前身便是博雅宅，而中年女人即梁冰玉。“玉”和“博雅宅”作为线索将整部小说串联起来。小说采用了交叉叙述的手法，共有两条时间线，一条是韩子奇这一代发生的故事，另一条是其女新月这一代身上的故事。

### 1、与韩子奇相关的时间线

因韩子奇爱玉惜玉，其一生都与玉紧紧缠绕，故带有“玉”的这些章节所叙述的主要是韩子奇的故事，例如，玉魔，玉殇，玉缘，玉王，玉游，玉劫，玉归，玉别。每一章的标题短短两字便浓缩了章节中主人公的命运。

“玉魔”，从民国初期背景下“玉器梁”梁亦清的出场，其女梁君壁，梁冰玉，其妻白氏一家人在“奇珍斋”过着靠打磨制作玉器为生的日子，直到吐罗耶定带着收养的易卜拉欣在去麦加圣地的途中驻足此地，一家四口的平静生活泛起涟漪。梁家人虽皆为穆斯林，但对于伊斯兰教相关的内容知之甚少，吐罗耶定的到来及其对于伊斯兰教的普及，使得梁亦清对圣地麦加更心驰神往，对于过去曾感到模糊不清的概念，也有了自己的理解。易卜拉欣不慎打碎玉碗，加上对于“玉”



的无法自拔，使他萌生了要留下来的想法。作为主人公之一的易卜拉欣即后来的韩子奇，与梁家及博雅宅的缘分由此产生。小说主要人物与主要故事场景——博雅宅的渊源还要从“奇珍斋”说起，而奇珍斋这一名儿便是博雅宅爱玉老人（人称“玉魔”的那位）题写的。同样是由他所书在博雅宅门扇中的对联“随珠和璧，明月清风”，后来被韩子奇引用，刻于奇珍斋两侧的瓷砖上；

玉殇，从师徒二人合力打造郑和航海玉船起，梁韩两家的命运被紧紧系在一起了。梁亦清呕心沥血打磨玉船，因苛求完美，过度透支身体而暴毙，自此梁家开始落败；

玉缘，汇远斋蒲寿昌将玉船这一大单介绍给梁亦清后，他尽心竭力完成作品，而蒲守昌却将商人的机关算尽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在梁死后趁火打劫夺走其家业。作为儿徒的韩子奇决定忍辱负重“委身”其门下，增进本领只为有朝一日能为师傅报仇雪恨。为了让世人皆知拥有高超琢玉手艺的梁亦清的存在，不使其心血白白耗费，韩子奇借帮蒲复刻玉船之机，



在玉船底部神不知鬼不觉地留下了师傅和自己的姓名。沙蒙亨特在得到玉船后，震撼于其制作工艺之余，发现了底部的名字。出于对匠人的欣赏，他登门拜访，与韩子奇自此结缘，成为知己；

玉王，在汇远斋待了几年之后，韩“学成归来”（靠着平日里在汇远斋端茶送水的功夫将店里做生意的门道摸得透亮。），将师傅的奇珍斋重新开了起来，一雪前耻。梁家长女梁君璧顿悟了当年“奇哥哥”投“敌”之举的用心良苦，因此暗生情愫，嫁于韩子奇，这是梁与韩两家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体。韩购置博雅宅后，举家搬入其中，自此韩与梁两家的情感纠葛便在这个四合院里悄然滋生。十年后的奇珍斋享誉京城，璧儿也为丈夫诞下一男婴取名天星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倒也平静祥和；

玉游，日军入侵，国内局势动荡不安，韩子奇忧心自己的产业能否保全，好友沙蒙亨特提出到英国发展的建议，反复思量后，他决定背井离乡去英国；玉劫，身在伦敦的韩子奇，梁冰玉与亨特一家被二战波及，亨特之子死于非命，同时，国内的玉器行奇珍斋也遭遇变故；玉归，1943年意大利宣布投降，后反戈对德宣战，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，欧洲重归平静。同年8月14日日本发表《停战诏书》，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战事平息后，韩子奇带着玉，携冰玉回国；玉别，韩家突逢变故，因“藏玉”之事的曝光，韩子奇从特艺公司“退休”，“玉王”生涯终结，最终含憾离世。

## 2、与新月相关的时间线

另一条时间线是由月冷，月清，月明，月晦，月情，月恋，月落这些章节组成的，主要叙述的是发生在新月身上的故事。

月冷，韩子奇常同新月用英语交流，从小受到熏陶的她对英语兴趣浓厚，填报志愿时决定选择西语系。她兴高采烈地回家征求家人的意见，父亲与哥哥均支持，唯独母亲反对。她很尊重母亲，可母亲的冷言冷语，坚决反对，在面临人生重大转折时，她感受不到妈妈的温暖；月清，韩新月以扎实的基础加不懈的努力如愿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书。在这里，她认识了班主任楚雁潮，同学郑晓京，罗秀竹和谢秋思，校园生活开启，新月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。

月明，在学校新月收到了好友陈淑彦的信。信中陈的嘱托使她备受鼓舞，决定要更加努力。期中考试的角逐后，韩新月位列第一，这本是她勤奋好学的成果，却被谢秋思视为是少数民族得到了照顾。备斋谈话后，楚老师的话使新月得到宽慰，对未来的规划更加明晰。

月晦，韩子奇从1951年起在特艺公司任职，距今已十年，公司念其年事已高，许他不再从事鉴玉等劳心力的工作，只将鉴赏经验整理出来即可。嗜玉的他无法闲下来，常热心帮忙，因经验老到，颇有威望。一次，在帮着鉴定一件珮饰时，他惊讶地发现此珮正是自己当年被迫卖掉的那件藏品，近在咫尺却不能拥有的痛苦折磨着他，致精神受到刺激，跌落台阶后受伤住院。消息惊动了韩家上下，新月心焦不已，狂奔

至医院，而后昏迷，医生诊断发现隐藏已久的心脏病。韩家的未来充满了未知。

月情，新月住院一月有余，复学心切的她询问大夫何时可以出院，为了她能更好地恢复，医生建议继续住院，已经错过演出的她不想再耽误功课，最后她终于被允许出院，但仍得定期到院检查。不能立刻复学，她伤心起来，楚雁潮劝其先休学，以最佳状态返校，并表示仍会教她，吃了定心丸的新月，接受了提议。楚常看望她，与其聊翻译，一来二去间，微妙的情感悄然滋生。韩母借口冲喜，亲自操持儿子的婚事。婚后几天，天星重返岗位，厂里人的风言风语，让其对“旧爱”变心的真实原因生疑，在与容桂芳一番“对峙”后，他骤悟，原来母亲才是破坏自己感情的始作俑者，韩母在其心中的形象崩塌。

月恋，一晃到了元旦，在医院住了有些日子的新月，各项指标趋于正常。楚雁潮照旧来看她，临行前刚参加了恩师的追悼会。老师的离世，让他顿悟生命之脆弱，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向新月示爱。新月也意识到自己早已情根深种，二人决定携手并进。回到家中修养的她，意外发现父亲在研究她的病，得知自己已病入膏肓，她万念俱灰，不忍拖累楚，欲提分手。楚盛邀其共同译著，又激起了她生的希望，两人朝夕相处。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，韩母不可能容忍回汉通婚，故坚决反对二人再来往，母亲的冷漠让她失望透顶，更加深了她对身世的怀疑，便向姑妈问起此事，虽姑妈只字未提，却被她一眼看穿，因不堪重压，病发身亡。

月落，在新月追问下，韩子奇终于将之前冰玉留的信，交给了女儿。信读毕，得知自己的亲生母亲的确另有其人，



她突然情绪激动，之后便昏迷被送往医院，经抢救后苏醒。她迫不及待想将找到生母的消息同眼前的楚雁潮分享，楚却错当她指的是“韩母”。哥嫂赶来后，劝楚回去休息，他嘱托要知会新月，第二天破晓就来看她。新月时睡时醒，期待天明。突然她双眼失明，惊恐中用尽最后的力气喊了楚后，走了。大雪让交通受阻，楚的速度被拖慢，等赶到时得到的却是斯人已逝的消息。他痛不欲生，飞奔至博雅宅，看着冰冷的尸体，不能自持。按照穆斯林的习俗，在葬礼过后，新月被葬在了回民公墓。

月魂，将两条时间线巧妙的连接在一起。1979年，阴历六月初五，这一天是新月的生日，梁冰玉回到博雅宅后，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，却从天星口中得知，她已经去世，手中的蛋糕掉落。梁冰玉去埋葬女儿的回民公墓看望她，她并不知道坟墓的确切位置，就这样走遍整个墓园，却发现不远处有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脸色阴郁地伫立在一棵树旁，夜幕落下，轻声抚琴，一首悠扬的《梁祝》响起。

## 二、叙事结构

叙事结构，是指讲述故事和情节的方式。《穆斯林的葬礼》中，作者运用了“二元对立”的写作手法。

小说从人物的设置、人物情感、情节发展等方面体现出“二元对立”思想，并巧妙地运用到创作之中。

首先是人物的二元对立关系。老实本分的琢玉艺人梁亦清与偷奸耍滑，盘剥无度的无良商人蒲守昌；韩家儿女双全与经历战争，失去丈夫儿子的马氏—老姑妈；几十年如一日虔诚做礼拜的穆斯林韩太太（梁君璧）与个性张扬，爱憎分明的胞妹梁冰玉；被爱包围的新月与为韩家鞠躬尽瘁，死后被医生诊断死于心肌梗塞（家里人竟无人知道她患病）的老姑妈。人物个性迥异，有恶人，必有善人，有幸福美满，必有凄凄惨惨。

其次是人物情感的二元对立关系。韩母对女儿的复杂情感：“我受了你一辈子，还要接茬受你女儿的吗？”“这是从哪儿传下来的贱根儿啊？”韩母与韩父爆发争吵，新月出现后，韩母欲言又止，引发新月对自己身世的猜测；一学期结束后新月放假回家，大年初二的家宴后，不曾亲近女儿的韩母，竟能和颜悦色地坐下来同新月聊天，为的是让她助其撮合天星与淑彦。唯一一次亲近女儿，却也带着目的；医生询问患者之前是否有关节疼痛的症状，韩太太斩钉截铁地说没有，姑妈却笃定地说有。作为母亲，竟对女儿的身体状况一无所知；得知不能立即返校的新月，着急得很，卢大夫告知其体质虚弱，她却猜想自己病重，皆因韩母走漏了消息，





卢大夫对此愤懑不已。她气韩母居然意识不到，女儿一旦得知病情，产生的情绪波动会对其恢复健康造成不可逆的影响；天星把长命锁（冰玉考上燕大后韩子奇送给她的绿如意，在天星周岁生日时，身为小姨的冰玉又将它给了他）送给妹妹作生日礼物。韩母面露不悦，因为这个物件勾起了她关于那段“三角恋”的记忆；韩母不顾女儿未愈急于操办儿子的婚礼，激怒了韩父。因能多个人照顾女儿，韩父勉强同意；在天星与淑彦回门之日，新月有心陪同前去，韩母厉声斥责“这里头有你什么事？”哥哥婚礼结束后，母亲表示心事已了。韩母对待儿女的态度，天壤之别；婚礼结束后，新月觉得困乏后睡着了。姑妈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，韩母却认为她只是发烧，不足为虑。韩太太对于女儿的事并不是很上心，以至于生病了都毫无觉察；天星返回了单位。去打饭时，偶遇“旧爱”容桂芳，掌勺师傅话中带刺，大家皆替容“被甩”鸣不平，他一头雾水，和容争辩后，惊觉是妈妈编谎将他俩“拆散”。深夜的街头，他茫然四顾，不知所措。因儿子迟迟没有回家，韩母牢骚满腹，更是将不顺的原因都归结于新月生病。相较于儿子，“女儿”似乎可有可无。凡此种种皆表现出，她十分不待见这个“女儿”。每每想起韩新月是自己的妹妹同丈夫诞下的孩子，她都如鲠在喉。

可她又完全狠不下心来，新月虽然并非她十月怀胎所生，但毕竟从小看着她长大，正值花季却不幸夭折，她心中也不落忍。新月死后停放在博雅宅院里的时候，韩太太日夜守着

五时，为女儿向真主祈祷，希望她的灵魂能进入天园；她要为女儿广施博舍，积功，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；在为女儿做洗礼时，凝视着她，抚摸着，不忍释手。韩太太对于女儿新月的情感是爱恨交织在一起的。

再次是故事情节中的二元对立关系。同冰玉的朝夕相处，使奥利弗生出爱慕，但碍于之前恋情给她带来的伤痛，她畏惧去“爱”，遂以穆斯林同他（异教徒或卡菲尔）隔着教门为由，婉拒了他。圣诞节前夕，奥利弗惨遭炸弹轰炸，命丧街头。身份之别间接成为横亘在梁和奥之间的一道无形的墙，致她错过爱情，酿成悲剧；楚邀新月共同参与作品翻译，重燃她活下去的热情。看着两人朝夕相处，作为穆斯林的韩母不允许也不可能允许自己的家人同汉人通婚，遂百般阻挠，更是搬出回汉隔着教门这套说辞逼楚就范。爱本来可以支撑着新月对抗病魔，但这条“生路”却被韩太太生生掐断了。以上皆展现了封建礼教下的悲剧，但也有关于冲破礼教呐喊的部分，如淑彦哭喊着想为新月送葬，按照习俗，女人不被允许送葬，天星将淑彦拉上车一同为妹妹送行；按照禁忌，穆斯林亡故后，非穆斯林不能靠近“埋体”（穆斯林的尸体），楚雁潮沉浸在失去爱人的痛苦中，看着那张岁月静好的脸，他哭喊着，不顾韩母的阻拦，动情的亲吻了新月；仪式结束后，车子开到了回民公墓，待送葬队伍将新月放下后，楚缓缓走进了人群。在安放埋体前，亲人要试坑（进入到要埋放尸体的墓穴中，替亡人感受），只有至亲才可尽这项义务。楚却

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天星和淑彦都没有上前阻拦。虽然宗教，封建思想将他们阻隔，但他们也曾挣扎过，试图以一己之力摆脱世俗的束缚，生动地体现了冲突对立。

### 三、隐喻式叙事

隐喻，简言之就是用一种事物来比喻另一种事物，这种比喻是“隐藏”式的，不易被人察觉的，因而也最易调动起读者的兴趣，深刻感知到作者字里行间想表达的深层情感。Lakoff 和 Johnson 从认知的视角研究隐喻，并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，其中源域、目标域和映射是最重要的部分。Lakoff 用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及意向图解释隐喻。概念隐喻根据源域的不同可主要分为三种，即本体隐喻、方位隐喻和结构隐喻。文中多处巧妙运用了隐喻的叙事手法。

本体隐喻，即将经历描绘为具体的物质。新月昏迷住院后，韩子奇安顿好家里的事情就立刻返回了医院，“途中脚下磕磕绊绊，这条走了几十年的路，似乎越来越不平了。”在经历姑妈去世，女儿病重住院后，韩子奇觉得人生剩下的路走得异常艰难。（将韩子奇处境艰难，用路的不平呈现出来）；“天上飘起了雪花，悄无声息地落下来，落在他们的头上、肩上，落在他们面前的路上。雪越下越大，廊子前头的海棠和石榴的枝条上缀满了雪团，像是两束怒放的白梅。”雪在此处意指一种深深的孤独感，之于躺在医院的新月，还之于冒着风雪前往医院的韩氏父子。新月的家人甚至她自己都不知道还能苟延残喘至何时。

结构隐喻，将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化。楚雁潮将韩子奇从医院一直送到家门口，他丝毫没有进去的想法，“新月不在，他感觉到这个大门是冰冷的。”表现了楚对于新月的浓浓爱意，有她在的地方才会有温暖，将看不见摸不着的“爱”具体化了。“粉红的碧桃，嫩黄的迎春”展现了一个在被表白后，兴奋与羞怯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少女形象；“铅灰色的天空压得很低很低，抖落着凌乱的雪花。”妹妹离世后，天星将她从病床上抱起来回家，天空发灰和雪花凌乱，皆表现出他压抑的心境。

方位隐喻，通过方位的变化来表现人物情绪的变化。“巴西木顽强地伸展着葱绿的叶片，在隆冬季节勃发出一股盎然的春意”，暗示新月身体状况趋于良好，心态积极向上；“楼前的花坛中，娇艳的繁花次第开放，竞吐芳菲。斑斓的蝴蝶花，羞答答的含羞草，虽开放不出灿烂的花朵却要凭着旺盛的生命力与百花争春色的‘死不了’，春天属于所有生命，包括新月。”暗示楚雁潮向韩新月表明心意后，她心情极佳，“死不了”则指新月旺盛的生命力；“和润的空气，醉人的花香，

使她心清气爽。陌生的单词念上三遍，就能记牢，似有神助。”暗示她身体好转，复课指日可待，一切都充满希望；“博雅宅前的那一棵老槐树绽开了串串的白花，芳香扑鼻，等着新月，大影壁前的那一架藤萝紫霞蒸腾，蜂蝶纷飞，等着新月。西厢房前的海棠嫩红盈树，笑傲春风，等着新月。”能如愿出院并回到熟悉的家中，新月自然是喜上眉梢。种种植物长势良好，衬托出主人公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；“熄了灯，像一根折断的花枝飘落在自己的床上。”得知自己的身体状况远比想象中严重，周围的人都向她隐瞒了实情，此刻她像是被抽走了灵魂，情绪跌到谷底，花枝向下折断；他久久地伫立，像是一棵枯死的树桩，像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。恋人离去后，楚雁潮的心也似被掏空了，像一具行尸走肉，他是极度悲伤的，众所周知，枯死的植物是朝下的。

### 四、结论

通过从叙事学角度对小说《穆斯林的葬礼》进行分析，我发现作者在创作这部长达 50 多万字的作品时，劳心苦思，将故事在民国初年（1912 年）到 1979 年间，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大背景下铺陈开来，采用交叉叙述的方式，展开两条时间线的叙述，一条是韩子奇（父辈）一代的故事，另一条是韩新月（子女）一代的故事，在末章中运用人物复现的方法将两条时间线连接起来，其对于时间向度的掌控能力可见一斑。隐喻的运用（用植物的长势和衰败等暗示人物的命运兴衰），将人物命运的沉浮刻画得入木三分，情节扣人心弦。老实的梁亦清与狡猾的蒲守昌，韩母对女儿复杂的情感（既爱又恨）等二元对立的元素，真实地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充满矛盾冲突的现实生活。作品打破了传统中国小说的叙事风格，为中国小说叙事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### 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徐岱. 小说叙事学 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0.
- [2] 霍达. 穆斯林的葬礼 [M].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2.
- [3] [法] 列维·斯特劳斯, 周昌忠, 译. 神话学 (四卷) [M].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7.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贾文楠 (1994—), 女, 汉族, 山西省晋中市人, 大连民族大学硕士在读, 主要研究方向: 民族文学;

张志刚 (1965—), 男, 汉族, 内蒙古包头市人, 学历: 硕士研究生, 职称: 教授, 单位: 大连民族大学, 主要研究方向: 英语语言文学、典籍英译、民族文学。